

公安前沿作家侦探小说系列

穿越死亡线

CHUANYUE SIWANG XIAN

—— 誓言如风三部曲之二 但远军 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公安前沿作家侦探小说系列

穿越死亡线

CHUANYUE SIWANG XIAN

——誓言如风三部曲之二——但远军 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穿越死亡线/但远军著.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9.6

(誓言如风三部曲; 2)

ISBN 978-7-81139-195-4

I. 穿… II. 但…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2204 号

(誓言如风三部曲之二)

穿越死亡线

CHUAN YUE SI WANG XIAN

但远军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

印 张: 17.25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30 千字

ISBN 978-7-81139-195-4/I·016

定 价: 32.00 元

网 址: www.cppsups.com.cn 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 cpep@public.bta.net.cn zbs@cppsu.edu.cn

营销中心电话 (批销): (010) 83903254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邮购): (010) 83903253

读者服务部电话 (书店): (010) 83903257

公安文艺分社电话: (010) 83903973

杂志分社电话: (010) 83903239

电子音像分社电话: (010) 83905727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在每部书出版的时候,我都要或多或少写上一些文字,和读者谈谈自己创作时的想法,以便能让读者较为顺利地进入到我作品的情感世界里,一道分担起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但是,这部书,我却不想过多地说什么了。我把空间留给读者,让读者用自己的目光去温暖自己的情怀。

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重庆一位民警的母亲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不仅反复阅读了我的初稿,而且还多次给我提出了中肯和宝贵的意见,甚至还为我细心地挑出不少错别字。在此,我要向这位几乎阅读过我所有文学作品的民警的母亲诚挚地说一声,谢谢!你对我作品的喜爱和对作者劳动的尊重,是亮在我书案前的一盏明灯,它照耀着我,鼓舞着我持之以恒地为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和百姓安居乐业的辛勤的公安民警们不断地写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

香港警察学院的连宝燕女士,你赠送我的笔我一直视为珍贵的礼物,妥善地保管着。你在给我的信中写到,希望我能用你赠送给我的笔,为公安民警和读者写出新的作品。虽然现在我是用电脑写作,但我依然要告诉你:我用你赠送的笔极为慎重地写下了这部小说的第一个章节和最后一个章节,现在,我又在用你赠送的笔

同样慎重地写这篇不成“序”的序。我害怕自己辜负了你的期望,害怕自己的作品不能给你和读者带来美的享受和美的感动。

前不久,应邀去西南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等高等学府做演讲,几乎每到一处,莘莘学子都要给我提一条意见,希望我写一写大学生,写一写他们的理想、信念和追求,甚至有的大学生还为此专门给我写了信。那么,现在我也要告诉你们,在这部作品里,我用大量的篇幅写到了大学生的生活,唯愿没能给你们带来失望……

最后,我想说的是,作为“誓言如风”三部曲的第二部《穿越死亡线》,比起第一部《滴血的承诺》来,更注重的是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和人物命运的情感关怀,它较为接近法制类情感小说,因此,案件的侦破在整部作品中显得并不重要。接下来的第三部,或许这样的情况会有所改变,但不是很大。我总认为文学作品应当带给读者的不仅仅只是阅读时的快感!

春天来了,春天是美好的!在春天的阳光普照下,我又想起了书中人物陈涛在灾害事故突如其来时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祖国大地幅员辽阔,但此时我们却没有退路!”

这句话本来是前苏联一位高级将领在面对强大的入侵者时呐喊出来的,如今我却将它擅自“嫁接”到了陈涛的身上,妥与不妥没有认真考虑过,但我的确深信我们的祖国虽然幅员辽阔,但在法制建设的道路上是真不会再有什么退路的!

作者

2008年春于重庆长寿望江路 青藤小院

1

夕阳似烟，斜照在花坛上。透过碧叶的光斑不停地在地面闪动，仿佛洒了碎银，微风过处，满目星辉。

陈涛拉了一把旧藤椅出门来，放在浓阴里。大难后的平淡生活，使他养成了闲时读书的习惯。以前他不大喜欢与人交往，如今则更是深居简出。考虑到错案的折腾，他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因此，政委罗中华嘱咐李明，要求所里不再给他安排具体工作，以便让他好好地休养一段时间，忘掉丧妻失子的悲痛，忘掉身陷囹圄的悲伤。一个人的情感承受力是有限度的，不论多么坚强，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都难免会显得力不从心和身心疲惫。不过，陈涛却自始至终严格要求自己，该上班时上班，该下班时下班，从不迟到早退，也从不因私人事情向单位告假。这种变化催生出了他的沉默，催生出了他几近与世无争的漠然。假如说他还有笑容、还有一点奋进的朝气洋溢在眉宇间，使人感觉到他仍是一个读书人、一个壮志未酬的青年警官的话，那便是他在与母亲相处时溢于言表的恬淡和他深沉的目光里时不时透射出来的执著。

指导员周兰能够理解陈涛深埋在心间的痛苦，她曾多次劝说陈涛，希望“老所长”勇敢地抬起头来，面对残酷的现实。当然，每一次，陈涛都只是浅浅一笑，反问她：“难道我懦弱了么？”是呀，难道陈涛懦弱了么？陈涛不懦弱，陈涛很坚强，这一点谁都不会否认，因此，次数多了，周兰也就不再劝说了。对于一个在大灾大难面前能从容镇定地静观潮起潮落的人来说，过多的劝说无异于对人的不信任和不尊重。后来，她改变了方法，她不仅把陈涛当做自己的属下，更是把陈涛当做了自己的好老师和好大哥。她时常主动找陈涛聊天，谈花卉种植，谈音乐，谈文学艺术，甚至还谈一日三餐的家常便饭。谈得投机时，陈涛偶尔也会向她打听她丈夫的情况，问她：“你丈夫何时退役？……咋还不要小孩呢？”她笑，笑得很开

心。她说：“早着呢，干吗着急呀！”

交谈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渐渐地，他们成为好朋友。

越过苍茫湖水的晚风，带来了初夏禾苗的清香和花草的芬芳。又是一个初夏了，陈涛想起了妻子和孩子，他的目光模糊起来，妻子和孩子的身影不停地在脑海里飘荡。虽说他和妻子没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一切都像是命运的故意巧合和刻意安排。什么共同语言，什么共同爱好，在他们夫妻之间纯属碧天彩虹般美丽的幻影。但客观地讲，多年的夫妻生活和乖巧可爱的孩子，成为万能的黏合剂，把看似不相容的两个活生生的人牢牢地黏到了一块儿。妻子和孩子走了，他的情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鲜血掺和着咸腥的泪水，从他搏动的胸怀喷涌而出，浸润了每一寸肌肤和每一个毛孔，使他对自已的未来和人生的价值不得不进行一次旷日持久的思索。以前，或许他对自己的一生到底应该怎样地度过是有所思考的，但不至于下定决心，立志要为国家的法制建设做一点什么。可如今，大难不死，他领悟到了法制建设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社会的重要性，因此，获释出狱后，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要为情感“疗伤”，而是要为情怀“进补”。他去城里的书店买回了大量的人文法制类书籍，国内的、国外的，然后夜以继日地阅读。他希望自己能从广泛的阅读中厘清发达国家与中国在政治体制构建、法制体系运行、人文精神营造等诸多领域的本质差异，理顺自己认知社会、认知人生的思路，从而尽可能地为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做一点有益的事情。所谓“有益的事情”，在他看来并不是继续当好一个警察。要当好一个警察太容易不过了，只要不贪赃、不枉法、恪尽职守，在老百姓心目中就肯定会是一个好警察。变革时期，老百姓对“好警察”的要求不是很高。他的目标不是这个，这个目标太低了，如果他将人生的奋斗目标确立在仅仅只是“当一个好警察”上，无疑会愧对离他而去的妻子和孩子，愧对他的牢狱之灾。妻子和孩子的鲜血催促着他，牢狱之苦警醒着他，他必须站到新的高度，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来努力解剖社会，能力有限，也许不能如愿，但不管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他都无怨无悔。基于如此信念，才对妹妹陈蕊说他要写书，写探索公安队伍建设的书。事实上他要写的绝不只是

探索公安队伍建设的书……

他起身来，迎着落日的余晖向开阔的大堤走去。母亲在忙着做晚饭，出门洗菜时瞧见了 he 远去的背影，大声问他：“涛儿，去哪？”

陈涛回头：“我去大堤上看茶花，今年的茶花开得比往年鲜艳，快凋谢了，再不看就没有机会了！”

“早点回来，吃了晚饭后给你妹妹写封信吧……死闺女，你不去信她是不会写信来的！”

“好，一会儿就回来！”陈涛一边答应一边心不在焉地继续朝前走。

穿过曲折的林荫道，转一小弯，便是大堤的入口。正准备上大堤，却和疾步如飞的李明撞了满怀。

“有事吗？”他问。

李明擦着额头上的汗珠，气喘吁吁地说：“黑二跑了！”

“怎么跑的？”

“刚接到县局指挥中心电话，详细情况不是很清楚，据说是用床铺木板撬了通风窗户后越狱逃跑的……死刑复核马上就下来了，偏偏让他再次溜掉。那些狱警到底是怎么当的，要是他出来后仍继续作恶，咱们如何去向社会和老百姓交代……”

陈涛瞧着李明懊悔的模样，心情十分沉重。他伸出双手，抚住李明的肩头，说：“其实也不能只怪警察，政府的投入不够，看守所的羁押环境长期得不到改善，黑二不越狱逃跑是偶然，越狱逃跑是必然。我在里面的时候就寻思过，要是真判了我死刑，我也会设法越狱逃跑的。你去县看守所瞧一瞧吧，那样简陋的舍房，那样原始落后的监管方式，适应得了当前日趋复杂的治安形势吗？监管得了越来越狡猾的犯罪分子吗？我早就料到黑二会铤而走险使出越狱的最后招数，因此，前不久去局里领补发工资，碰上韩局长，就曾向他建议，希望局里找县财政要一点钱，把看守所的门窗加固，另外再增加些警力。你猜他怎么说？他说：‘手长衣袖短，不在其位不知其苦’。徐局长在位时叫苦，新上任的韩局长依然叫苦。仔细想一想吧，或许警察这个职业真的很苦！好吧，叫苦不行，不该发

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当务之急不是叫苦，而是要补救……局里有具体部署吗？”

李明摇头：“只是叫我们设防、布控。黑二的脑袋那么笨？既然跑出来了，他肯定是不可能回到长仁湖来的。不过，我还是安排了警力。刘玉明副局长要我们多长个心眼，以防万一。其实没有万一，黑二越狱后早就远走高飞了……”

“雪儿不是还在家里吗？他对雪儿很有感情！”

“感情归感情，理智归理智，上次因为回来看雪儿落了网，这次他能重蹈覆辙？雪儿像她父亲，怪脾气，认定了死理儿百二十头牛也拉不回。她怀了黑二的孩子，非计划内怀孕，计生办的人去找她，使尽浑身解数，动员她去把孩子打掉，她寻死寻活就是赖着不去。前天计生办的还来人要我们所里派警力配合，强行堕胎，我没同意。警察都是啥角色呀，催粮追款，刮宫引产，难道这也是咱们的工作？难怪老百姓要戏称警察是‘万金油’……”

“黑二知不知道雪儿怀了他的孩子？”陈涛打断了李明的话问道。

李明摇头：“不清楚！”

“假如黑二知道雪儿怀了她的孩子呢？”

“那就有可能要来看她！”

“所以，玉明局长叫你以防万一是有道理的。人越在孤独的时候越想见到最亲近的人，这是本能，尽管犯罪分子凶狠歹毒，但人的本能却是难以改变的，因此，不管黑二回不回长仁湖来，雪儿居住的地方都应当布控！”

“是呀，正因为如此我才来找你，所里的民警差不多都安排出去了，你帮大伙儿守一守值班电话吧！”

“咋叫‘帮’呢，这是我的职责！”说完，陈涛放开李明，转身大步朝派出所赶去了……

2

黑二越狱逃跑，纯属天赐良机。

自从年三十被罗中华和王兵从柴草堆里逮小鸡似的捉住，他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会再活着逃出来。担惊受怕和东躲西藏的日子使他厌倦，两条人命的血债又像绳索一样牢牢地系住了他的灵魂，因此，整天魂不守舍的真有一些生不如死的感慨。他是地地道道的山里娃，虽说不识几个字，也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不懂什么大道理，但乡下人本分、善良、淳朴的品性并未在他身上完全泯灭。杀害徐薇和陈星，也许他可以为自己找到开脱的理由，就像他面对办案民警坦然地交代过的那样，他是迫不得已，但是，这样的开脱并不等于他心中就真的感觉不到自己的罪孽深重。

他挣扎在自己掘下的苦海里。有时候他渴望着生，有时候他又渴望着死。渴望着生的时候，是因为想起了雪儿，想起了他们在东莞和横山共度的美好时光，想起了雪儿对他的爱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渴望着死的时候，又是因为他想起了徐薇和陈星，想起了替他冤屈地坐了大半年牢的陈涛……他的良心像钟摆，只要时间在流动，就会不停地左右摇晃……他知道不停摇晃的结果必然是心力交瘁，但他却无能为力。

一审开庭审判时，他对自己的罪行做了毫无保留的供述，他的良心告诉他，他应该为自己的罪行承担责任。回到舍房，所有人都说他是天底下最傻最傻的傻瓜。“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团圆！”但他依然认定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不管是死是活，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敢于承认，无疑也是一种快乐。

死刑判决下来了，他以为这一次自己死定了，因此，万念俱灰，整天吃了睡睡了吃，除了祈祷早一天被处决外，别无他求。

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却突然间改变了他的初衷……

那是一个晴和的上午，政法系统在县城广场召开声势浩大的公

处公判大会，他和几十名脖子上挂着纸牌的案犯被五花大绑着押解到会场，然后又被押送到敞篷大卡车上，沿着城乡公路旁的场镇游街示众。

本来他的情绪颓废得近乎麻木，游街也罢，示众也罢，都无所谓，可是，在途经长仁湖镇时却偏偏瞧见了雪儿。

雪儿站在人群中，穿了她最喜爱穿的粉红色衣裙，格外引人注目。黑二大老远的就看见了她。虽然他的头低着，但是，站在高高的大卡车上，不需要抬头也是完全可以看清雪儿的一举一动的。

雪儿手里捏着一张白手绢，轻轻地向他挥动。

他斜过目光，朝雪儿微笑。

雪儿有些激动，双手立即捂住微微隆起的肚子，示意黑二看她替他怀着的孩子。

黑二像被电流猛击了一般，浑身战栗，愣愣的半天回不过神来……

卡车缓缓地驶离了场镇，雪儿的身影慢慢地抛在了身后，然而，这次无声的“邂逅”，雪儿深情的目光却永恒地定格在了黑二的脑海里……

他不能等死，为了雪儿，为了尚未出生的孩子，他必须想方设法从监狱里逃出去！

依照规定，凡是被判处了死刑的罪犯，都要戴脚镣和手铐，单独关押在小舍房里。长仁县看守所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不仅规模小，而且监管设施也相当落后，虽然“严打”那阵做过整体的加固维修，但仍不能适应日趋复杂严峻的治安形势的需要。

徐大虎当局长时，为确保在押案犯不至于越狱脱逃，曾极不近情理地给看守所民警立下了一道“生死令”：谁让在押人犯脱逃了，谁就自个儿卷铺盖卷儿待到监狱里去。他是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虽说民警“玩忽职守”是否构成犯罪得由检察院立案调查，然后再由法院说了算，但民警们都清楚，那只是“法理”，不是现实。现实和法理的差距是很大的，大得简直没有人胆敢去怀疑“生死令”的可行性，因此，只要在岗，就总是谨小慎微，生怕出了纰漏。

徐大虎下台了，徐大虎的霸权时代结束了，长仁县公安局突然间进入了韩跃进时代。吸取徐大虎的教训，韩跃进审时度势地采取了以不变应万变的执政策略。在他看来，封住自己的嘴，管住自己的手，在上任之初是十分重要的。凡事得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有些事情你好心好意的去干，却适得其反，既让前任不高兴，也让大家非议，认为你是在标新立异的弄政绩。韩跃进和徐大虎最大的不同或许不是霸道与不霸道，而是他太善于心计，任何事情摆在他的面前，他都要再三权衡利弊得失。他不会轻易表态，更不会轻易地做出什么“重大决定”，因此，当陈涛向他提出找县财政要点钱来加固看守所舍房门窗的建议时，他明知陈涛的建议是对的却偏不采纳。

看守所不具备给死刑犯单间关押的条件，便只好把黑二和另外两名未决的死刑犯混押在一起。

周末，轮到雷树成值正班，其他民警值副班。所谓值正班，就是遇上突发事件和紧急情况时，值正班的民警可以临时代替所领导采取处置措施。以前，徐大虎规定每天必须要有一名所领导在岗，韩跃进做局长后，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久而久之，执行起来就走了样。试想，所领导只有两个人，一个所长，一个指导员，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必须有一个在岗，其工作强度有多大，他们到底还需不需要休息？于是，所里暗自规定，所领导该休息时还是要休息。所领导不在，便由当班民警中年龄最大，或者警龄最长的负责。谁负责，谁就叫值正班。

雷树成是老民警，天生倔脾气，从收审所过看守所来，心里本来就憋着一肚子火，因此，只要是他值正班，大事小事从不会向任何所领导请示汇报。他相信自己从警多年的经验和能力，也相信自己的一身正气是能够震慑犯罪分子的——他在，没有人胆敢添乱。

深夜，舍房的铁门被撞得山响，雷树成去查看，原来是和黑二关押一间的一个未决死刑犯喊肚子疼，要求寻医。雷树成叫来狱医，诊断为急性阑尾炎，建议马上送医院做手术。

犯人出狱寻医，得报经局领导批准。雷树成把电话打到局长值班室，值班民警告知城郊刚发生了一桩抢劫案，值班局长刘玉明出

现场去了，要他用步话机联系。他用步话机喊了喊，没有得到回答。他的倔脾气上来了，只见他把步话机一扔，骂道：“啥破玩意儿，还高科技、现代化，我看纯粹是骗人的鬼话……犯人也是人，总不能见死不救吧！”琢磨片刻，对狱医说，“走，送医院，出了问题我负责！”

狱医犹豫不决，劝说道：“还是请示一下所长吧！”

“怎么请示？步话机叫不通，所长家里又没有电话，难道我们深更半夜的还要跑到所长家里去请示不成？”

狱医是从县医院借调来的，不是民警，固然没有说话的资格。见拗不过雷树成，便赶紧自个儿去准备。

雷树成到各舍房巡查了一遍，然后吩咐了值副班的民警几句，叫上两个值勤武警，和狱医一道坐上警车径直赶往医院……

黑二本来没有打算立马脱逃，放风时他多次查看过四周的环境，虽说舍房不牢固，逃出舍房容易，但舍房外的围墙高大，又有荷枪实弹的武警把守，想越出高墙他清楚仍是困难的。但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他不能白白的让机会错过。他侧耳偷听了雷树成和狱医的谈话，料定看守所里值勤的民警和武警会有所减少，因此，雷树成他们刚走，他就立马从被窝里拉起另一个未决犯，共同实施他早已深思熟虑过的越狱计划。只见他把被单撕开，拧成布条，将床铺上的木板取下来，捆扎好，连接在一起，搭成木梯，爬到窗户处，掀掉了砖头……

3

陈涛随李明赶到派出所时，天已经打起了黑影。所里的民警和联防队员差不多都出去了，只有指导员周兰仍留在办公室里处理内务。往日灯火辉煌的长仁湖派出所虽然依旧灯火辉煌，但却显得沉寂。李明和马天成在主持派出所工作方面，差别是极大的。马天成喜欢张扬，不论大案要案还是芝麻大的案件，只要出警，警车的警

灯就会不停地闪烁，警笛就会叫个不停，生怕老百姓不知道派出所正在执行警务。而李明则十分的内敛，不是万不得已，他是绝不允许警车开启警灯和警报器的。他时常告诫民警们的是：“咱们警察就是要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不要处处显摆。给老百姓一个安静的生活环境和安全的生存空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他的观点放在徐大虎做局长的年头，肯定是要受到大会小会的批评的，但到了韩跃进当局长的年头就得到了默许。倒不是韩跃进赞成他的观点，而是政委罗中华赞成他的观点。到了韩跃进时代，局长不再是县委常委，也不再是政法委书记，因此，局长和政委的权力不再那么泾渭分明。权大一级压死人，而权力相当，你压不死我，我也压不死你，加之韩跃进低调为官，习惯了凡事不轻易表态，所以，政委不反对，他也就不明确表示反对了。

李明和陈涛径直来到周兰的办公室。周兰对他俩说：“刚才局里又来了电话，说捉住了一个，是在一户村民的茅厕里捉住的……”

“是陈小松吗？”李明急迫地问。

周兰摇头。

“让陈小松跑了，祸害无穷呀！”李明说着，拉过一把椅子让陈涛坐下，“老所长，你认为陈小松会去哪儿呢？”他倒了一杯水递给陈涛。

陈涛接过茶杯：“逃跑只是暂时的，只要他本性不改，终究有一天要被捉住。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古往今来，到底有多少作恶多端的不法分子最后能逃过法律的审判呢？即便是逃脱了法律的审判，难道他们又能最终逃脱道德和良心的审判吗？他们活着的每一天，不但要人不人鬼不鬼地躲藏，而且还要遭受良心永无尽头的谴责，你说他们过的日子能是个啥模样？依我看，这样苟且偷生地活着，倒不如死了的痛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既然他逃脱了，就让他逃脱吧，气数未尽，不能勉强。”

“老所长，这不是你的风格吧？”李明不解地望着陈涛。

“我的风格是啥？”

李明摇头，微笑着：“老所长，你的执著，你的真诚，你的坦荡和你对人对自己认真负责的态度，无不是我学习的榜样。可是，恕

我直言，你刚才讲出来的那番话，我不赞同。不让歹徒逍遥法外是警察的天职，哪怕赴汤蹈火，也要视死如归！”

“呵呵，才做了几天所长就口无遮拦地讲起大话来了？李所长呀李所长，匡扶正义是警察的天职我不否认，但是，社会是由无以计数和千差万别的人组成的，警察在这个群体中占了多大的比例呢？社会是一个大世界，警察在里面扮演的只是一个并不那么重要的角色。你不要以为警察凭着自己满腔的热血就能改变社会和现实……我们能改变什么呀，我们连改变自己都不可能。明白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活在社会群体中，同样是身不由己的。假如人的命运真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话，那么你和我所处的社会也必定要是一个法制、文明、健康、和谐的社会，我们所处的社会不具备这些良好的品质，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我们凭什么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去寻求我们并不能达到的目标？比如陈小松，他脱逃了，捉住他虽然是我们的职责，但是，如果不能捉住，为什么我们要强求？”

李明注视着陈涛，晃然间，他似乎看见了压在陈涛心中的痛苦。陈涛不应该有这样的思想，陈涛是他的老领导，是他作为一名完美警察而崇拜的偶像，眨眼之间，陈涛变了，变得让他不可思议。他知道这不是陈涛的错，是命运无情地把一个充满理想和信念的知识分子折腾来折腾去的结果。因此，他想了想，转换了话题，他说：“你的书快写完了吧？脱稿后让我先睹为快如何？”

陈涛起身，搓一搓双手：“早着呢，才写了十多个章节……提到写书，我倒是想起了一件事，何时我请几天假，去妹妹的学校看看她和杨教授。我去向杨教授请教几个问题，也好当面致谢。能够获释出狱，并静下心来写书，多亏了杨教授的相助，没有他，闹不准我还待在牢里等待着死刑的复核呢！”

“过段时间吧，局里刚发生了死刑犯越狱的事，恐怕不会随便同意民警请假的。现在没给你安排具体工作，是局领导的意思，但你毕竟是在职民警，给你准假和让你写作，是两码子事情……过些天，局里通知撤卡了，你再去，顺便也带我向小妹问声好！”李明转身对周兰，“指导员，老所长想请假，我看就网开一面吧，让老

所长出门去散散心，老所长写出书来，也是对我们公安工作的一大贡献啦！”

周兰在整理案卷，她抬头，笑道：“你的吩咐就是指示，干吗要问我呀！忘了告诉你，小容来了，她说她先去寝室给你做晚饭，叫你忙完了就回去，她等你……”

“她来干啥？有事无事的往派出所跑，谁有闲工夫陪她！”

“李所长，咱要批评你了，工作重要，恋爱也重要，千万不能顾此失彼哟！”

“那你呢？你不同样顾此失彼吗？你那位兵哥哥给你写了那么多的情书，何时看见你给他回过一封信了？”

“哟，李所长，难道我回信的事也要向你报告吗？”

“那倒不至于……关心呗！”

“关心？最好你先关心好自己……”

陈涛打断李明和周兰的谈话，劝说李明：“既然小容来看你，你就回去，要学会珍惜女孩子的感情。事实上职业和工作陪伴你的只是三五年，或者二三十年，而家庭和亲情陪伴你的将是一生。工作固然重要，但为了工作而无原则地让家庭和亲情做出牺牲的做法，绝对不是人们之所以要工作的目的。回去吧，小容从城里来一趟不容易，所里有指导员和我，没啥放不下的！”

李明浅浅一笑：“不是放不下，是岗位真的不能离开，我是一所之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这个位置上，我就要尽职尽责。小容来了，她自个儿吃饭吧，我还要到几个设卡点去蹲守，不管有无结果，我都要坚守在那儿。人犯从监狱里逃出来，本身就是咱们警察的耻辱，我不能再做有损警察形象的事了，天大的理由，我都必须和大家在一起……好吧，我先去了，所里就拜托老所长和指导员了，有什么情况尽快通知我！”

说完，李明转身出门。

望着李明离去的背影，陈涛取过电话记录，翻阅了一遍，他问周兰：“黑二不是凌晨逃跑的吗，为啥所里下午五点三十分才接到电话？”

周兰说：“到底为什么我也不清楚，据李所长讲，可能是局里

想缩小负面影响，最初没打算让全局民警都知道，后来看实在是不行了，才把消息捅了出来。韩局长谨小慎微，又刚上台不久，出了这样的事，怕追查起责任来担当不了……”

“怕？搜捕的最佳时机一旦错过，就难以弥补。我敢打赌，黑二此时肯定不在长仁了！”

4

李明回寝室时，已接近凌晨。

银色的月光铺洒在宁静的湖畔，氤氲的水汽飘浮在樟林深处。穿过花坛前的林荫小道，碧叶上悬垂着的露珠滴落下来，不知不觉地湿濡了他的额头和眉梢。

他喜欢这样的月夜，喜欢这样清凉而静谧的时光。大地在万籁俱寂中把无穷的遐思馈赠给了生命匆匆的过客，让温馨的回忆像绵软的青藤，在柔弱的心房里来回缠绕。那份感觉，那份感动，那份惬意和舒坦，无不令人痴迷沉醉。他的双眼潮湿了。

几朵残花留在枝头，虽然香味淡尽，但仍泛着红光。他采摘下来，捧在手中。他要把花朵送到小容的枕边，给小容一个惊喜。春节过后不久，在双方父母催促下，他和小容去办理了结婚手续。不过，他们并没有像父辈们议定的那样，立即举行结婚仪式。他和小容都只有中专文凭，在学历要求越来越高的年代，他们感到了低文凭所带来的工作和生存的压力与日俱增。小容报考了电大，他报考了函授，他们想通过自身的努力学到更多的知识。拿到本科文凭后再组建家庭，即便是贫穷一点，但相对来说，压力减轻了，也就没有了那么多的后顾之忧。快快乐乐的生活，轻轻松松的工作，是他俩共同的心愿，因此，他俩约定，在拿到本科文凭之前不谈结婚和要孩子的事……

他轻轻打开房门，蹑手蹑脚地走进窄小的客厅。他住的是单身宿舍，一室一厅，外加一间小厨房和一个小卫生间。在九十年代，